

地獄與天堂 浮浮生

偌大的大廳足可容納千人，卻只得數張檯椅。屋內雖有很多美侖美奐的燈飾，可是只有數盞亮起來，連接大廳的大露台，也可容納百人。外面的廣場，遼闊深遠，夜空一望無際。一位矮小的老者坐在輪椅上，在大露臺的中央對著外面的空曠廣場，久久不動。不知過了多少時間，但聽老者輕嘆一聲，取出手帕來，揩拭臉龐。

老者將手帕放下，回憶起昨天看到的地獄景象，猶有餘悸。一生中第一次有驚懼的感覺，從心底湧上來，在整个人生中，曾經歷政海的三上三落，挨盡風風雨雨，生死批鬥。終以剛強硬朗，實幹，國家總工程師的功績美譽，屹立政壇不倒。從來不怕死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出名的硬漢，人見人怕，人見人讚。

夜空中傳來呼嘯一聲，隨即爆出五彩繽紛的煙花。老者身旁的通訊器響起，一把女人的聲音道：「主席，你喜愛的煙花依時燃放，請慢慢欣賞，如有何吩咐，請通知我們，否則不敢打擾。」

主席不作答，輕關通訊器，望著夜空中連環爆放的煙花。

自從學生運動一役，他變得沈默、自閉、不願與人交往。另一方面，突然變得喜歡觀看煙花，喜歡的是那燦爛、背後的黑暗燃放開來的大朵彩環，還是那爆烈的聲音，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。是害怕那份孤寂，還是身邊突然變得沒有一個可信賴的人，他自己也不敢說。

一場學生運動，詭變莫測，不同身份的人，不同的集團，雲集首都，不時進出，虛張聲勢，目的繁異難測，只知道各人皆為自身利益

。恐怖的是各人冠冕堂皇，卻不擇手段。最恐怖的是身邊的手下，不時進出匯報，各懷鬼胎。自那一役，才知道人心難測，從沒試過如此對身邊人感到陌生，沒感受到他們的說話，笑容竟如此機械化。多年後的今天，他不得不心中承認栽在這些自己從來看不起的黃毛小子手上。曾有香港智者警告他：你身邊沒有一個人可取。他們的才智，精力不在辦事上，卻專職在鬥爭，謀利上，要小心啊！他為什麼不聽？為什麼要強？自視過高，以至追悔不及呢？

雖然看到手下的人裝瘋賣傻，陽奉陰違，卻莫奈何，難道將所有人弄走，讓整個國家坍塌嗎？別忘國外眾魔正虎視眈眈，待機會將這個國家整個吞噬。無人信賴，只靠自己，到處奔走，南巡，事事親力親為，實幹，灑脫，小事不管，放任由他。實在捱不住，乾脆在車上，書檯上睡著好了。後來更習慣每天來一個多小時的午睡，沒想到如此安然舒適，沒有失眠之苦。再吃不住，找一些老弱婦孺，沒有機心的人，打點閒事，雖然低能，卻忠心勤勉，不用提心吊膽。再不願見其他人，一是害怕見到那些虛偽奸詐的面孔，不想聽那些別有用心心的匯報。二是實在討厭再見那些人。索性用簡單的批示，或紙條由耿直的秘書傳達下去，有的人才，千方百計讓他們進來，原來的小人，有機會便把他們轟下來，沒機會只有死忍，倒做得寫意舒適，沒有以前煩惱，忙過不休。但他知道有一件事必須堅持，就是不能大權旁落，否則不堪設想。實在無法不放權時，只有捨棄那些虛銜，讓其他人來作，自己則在幕後控制。

最痛苦的是親手毀掉一些自己辛苦栽培的人才，但他不會後悔，他們都是罪有應得，遺憾的是沒有時間好好教導他們，沒有在事情發生時好好指導他們，但管得了那麼多嗎？跟得那麼多嗎？他已練就一副鐵石心腸，反正倒下後，很快便會有其他人爬上來。栽培後，再毀掉，那種眾叛親離的感覺，如身處地獄。

最可怕的是外國勢力集團，他們財雄勢大，科技先進，辦事能力高，明鎗暗箭，挑撥離間，仿似要將整個國家推翻，最擔心的是他們能輕易聚眾，攪群眾活動，甚至騷亂。最可惡是香港，當權者庸碌不堪，有才能者不但不站出來為國家建設，卻躲在幕後，肆機謀取個人私利，另一些無聊之人覷準機會、罅隙，終日吵嚷埋怨、千百要求、永無厭足。本來很看得起香港這個地方，它過去的建樹，人才的難得。這次千秋大業的一國兩制，由它來實驗，實在寄以厚望，沒想到竟如此不堪，看來它氣數已盡，這刻是靠吃前人的福蔭。

其他民族的矛盾，深不可解，最糟的是上一代用錯方法，使矛盾無法解開，如果用武力解決，代價實在太大，且有很多隱藏的風險，無法測度。但最重要的是同屬一個國家，他們只是愚昧，被人利用，他們也身受其害，在痛苦中度日，如何忍心加重他們的苦惱。只有一再強調，下令不准用武力解決，容它五十年，讓它們腐敗，自然滅亡，只要自己富強，可取，最終它們定會和平投靠。那是他深信的。可惜沒有人相信，各人心中鬼影憧憧。這也難怪，上一代的臭史惡行，如何叫人信服呢？唉！只有假以時日吧。忍忍忍，他早練就一副忍功。那一年，他看到天堂的景象，無限平和，寧靜，偶爾白色的天使友善地從他身旁飛過。

何以弄至如此田地？這些這些，他已厭倦

不堪，但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放棄不可以，退休不可以，連崩潰也不可以，不可以說投降，不可以說一些軟弱的话。只可以堅強，鐵漢子。本想做好人，做些利益大眾的事也不可以，有時被迫作惡，說謊話，引誘外國來大量投資，千依百順騙他們，然後威迫利誘，將他們的心血拿走，交給國內聲色犬馬的太子黨。對那些愛國，無限信任，憧憬的華僑，他真的感到罪過，但不能不拿他們作犧牲品，否則無人信任。

不容多講，不容多想，有時形勢跟自己走，有時自己跟形勢走，天堂與地獄，已無從選擇。雖然宗教強調心靈，強調精神，強調長遠。難道自己不知道嗎？任何人都懂，但沒有飯吃，說什麼也沒用。這些思想荼毒之士最可惡，平時肚滿腸肥，專門騙取愚昧的善信。如果少吃些，少享受些，看他們會怎樣呢？隱藏在他們背後的政治動機最可怕，直如掛著羊皮的豺狼。

時日無多，能於在生之年解決前錯誤的人口政策，弄至十多億人口開飯真是談何容易，加上虎狼當道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。連正義之士也心懷鬼胎，猜測妒忌，隨時變成惡魔厲鬼。他很了解自己的制肘，局限，不敢多求妄求。只要今生解決開飯問題，及堅好政治制度，已很難能可貴，將來如何已非他可及可見，只有看後人的造化。雖然仍有很多不了解，變數，危機。但他一定要堅持，一定要捉緊目標，一定要忍。最叫人焦慮的是他自知時日無多，如今正千方百計作最好的保養，將壽命延長，不是怕死，而是只有時間，堅持，才能達致目標。這一點，無人比他更了解。他最大的心願是能於九七年到香港看回歸，可以參予這歷史盛事，是上天的眷顧。因此，更要延長壽命。

突然，空中爆放激烈連續的煙花，染紅了整個夜空，這是他下令的，每次結尾時必定來一次熱烈的發放，這已成為慣例。將來中國各地必定綻放璀璨的煙花，人們將如他般熱愛觀看，這是他可預見的。他更預見繁華興盛，經濟起飛，歌舞昇平，整個中國崛起，如一隻甦醒的睡獅。整個中國，內裡的國民，華僑，他都瞭如指掌，國家往何處去，如何走，優點，缺點何在，他皆一清二楚，只須多一點時間，必能讓他作最大的突破，可以斷言，這會是中国歷史中，罕有的富強興盛，只要多一點時間。唉！只可惜時不我與。

他可預見自己的銅像，屹立在中國最繁盛的市中心中，讓每個路人駐足讚嘆，還有紀念館，電影等，這都不用他操心，後人自會妥善安排，甚至將紀念他的物件製成商品，撈他一筆。

在連串煙花爆響後，天空仍舊漆黑一片，只留下疏落的确煙殘留夜空中，四周回復寧靜。

他摸摸臉龐，感受到粗疏的皺紋。這幾天照鏡子，看到的是陰暗的臉孔，甚至一些幻象，雖然頭腦很清晰，仍然掩蓋不住那死相。有些時候很害怕，顫慄從心底發出來，有些時候挺硬朗，一點恐懼也沒有。偶爾看到地獄景象。他最大的願望是能拖到九七年，到香港去，看回歸，看煙花。

那將是歷史的盛事。在他一生中，經歷不少大事，創造不少傳奇，啟建不少偉大的工程，而他，是總工程師，總設計師，必定流芳百世，受萬人讚賞，這是他能預見的。然後，然

後他能預見，在歷史的長河中，不斷有大事發生。他，慢慢地被淡忘，甚至被忘懷，最後無人記起，無人記起他一生無盡的營役，無人記起他所犯的錯。一切一切，不管好壞，終被浪潮蓋過，消失於無形中。

很不甘心，他不斷思索，從過去到現在，到將來，他力求作出一些事，一些能使人記起他的事，一些能流芳萬世的事，希望千百年後仍有人談論他，就是批評或是說他不好也不在乎，最不能忍受寂寂無聞，或是不被人注意。他掙扎著從輪椅中站起來，可是弄得滿頭大汗，最後頹然跌坐回輪椅中。

死期將近，這是他不能接受，亦不願接受的。但他頭腦清晰，知道這是即將成為的事實，後事該如何安排？能否讓後人如做劇般將遺體放在那裡，然後安排眾人繞一圈，草草了事，而心裡卻記掛著利益如何分配，如何明爭暗鬥，乘亂取勝。他已看過無數次這類場面，不但勞民傷財，阻礙正常生活，且虛偽無聊。還是自己決定，安排後事好，免得被人利用。索性化為灰燼，撒下海去算吧。朽壞的色身已非任何人可佔有，亦沒有人願意佔有，索性讓它從世上消失掉吧！但死後他仍能自主嗎？不禁懷疑！他頹然倒在濶大的輪椅中。

通訊器在身邊響起，他不想聽，索性按停，外面的人知道他沒有事，也不敢再打擾。微風吹過，萬籟俱寂，夜空在外面漆黑一片，看不到盡頭。地獄的景象若隱若現。

一位虛弱的老人紋風不動地安坐輪椅中，久久不動，如鑲在黑暗中，渴望看到煙花再起。